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0 月 9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俄罗斯联邦的人权状况

俄罗斯联邦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玛丽安娜·卡扎罗娃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由俄罗斯联邦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玛丽安娜·卡扎罗娃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4/23 号决议提交。自特别报告员提交第一份报告^a以来，俄罗斯联邦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目前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国家支持的侵犯人权体系，通过新的或修订的立法使其合法化，用来压制民间社会、不同意见和政治反对派。一种彻底有罪不罚的环境已经形成，而且缺乏独立的机构来保障法治和诉诸司法。公开的反战言论或任何形式的异议都被定为犯罪，纵容执法人员使用暴力，任意逮捕和拘留现象十分普遍。在俄罗斯联邦，人权维护者、记者和政治人物遭受迫害和监禁的比例急剧上升，监禁条件日益恶化，包括单独监禁、强迫失踪和羁押中死亡。

^a [A/HRC/54/54](#)。

* 本报告逾期提交会议服务部门处理，以纳入最新信息(截至 2024 年 8 月 23 日)。



一. 导言

1.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玛丽安娜·卡扎罗娃重点介绍了导致俄罗斯联邦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最新动态。
2. 特别报告员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国家系统地侵犯人权是政府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所有领域，压制对其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外交政策的异见。2020 年宪法修正案、对反对派领导人的逮捕以及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限制严重影响了 2024 年 3 月总统选举的结果，使弗拉基米尔·普京能够继续担任国家元首至少到 2030 年，从而继续推行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的政策。
3. 对反战批评者和被认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骚扰和恐吓不断升级，越来越多地使用刑事起诉手段，往往导致和平行使人权者被判长期监禁。
4. 任何形式的公开异议都极有可能受到严厉惩罚，尤其是对于那些容易因性别、性取向、政治观点、宗教、土著身份或少数民族背景而受到歧视的个人和群体。
5. 法律保护不断弱化，人权律师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包括辩护律师会遭到刑事起诉。
6. 政治犯的条件和待遇恶化，包括更多地采用惩罚性单独隔离牢房(SHIZO)和长期牢房式监禁(PKT)，将拘留变为酷刑。虽然酷刑在过去也是普遍和系统性的，但在 2024 年，酷刑在俄罗斯联邦变成公开实施，暴露了政府的默许以及主动包庇犯罪者和阻止问责的政策。
7. 特别报告员深为关切地注意到，政治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在面临构成酷刑的拘留条件和待遇之后，在国家羁押期间被任意剥夺生命，¹ 而且没有对他的死亡进行独立调查，也没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8. 特别报告员还关切地注意到，在 2024 年 8 月 6 日乌克兰武装部队进入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地区后，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升级。作为回应，俄罗斯当局于 2024 年 8 月 10 日开始在三个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俄罗斯有关此类行动的法律框架赋予安全部队广泛的权力。这引起了重大的人权关切，特别是考虑到该国目前任意适用反恐法律的情况，2023-2024 年“反恐行动”期间使用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记录，以及 1999-2009 年车臣武装冲突期间俄罗斯“反恐行动”中严重侵犯人权的历史。

二. 方法

9.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自 2022 年设立任务以来，由于俄罗斯当局不愿意承认该任务并与其合作，与俄罗斯当局的官方沟通渠道一直关闭。
10. 已提醒俄罗斯当局有义务遵守国际标准，无选择性地与本任务及其他国际人权机制合作，落实其结论和建议。

¹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

11. 尚未收到俄罗斯当局对特别报告员单独或与其他特别程序共同发出的有关本任务的信函的答复。

12. 尽管特别报告员一再要求，但仍未获准进入该国，假如能够进入该国，她就可以与政府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对话，并在本报告中反映他们的立场。她再次要求按照人权理事会的授权，不受阻碍地进入俄罗斯联邦及其境内所有剥夺自由的场所，包括关押乌克兰平民的场所。²

13. 特别报告员从俄罗斯联邦境内外的各种来源，包括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政治活动家、记者和受害者及其律师那里收集了本报告所需的资料。

三. 限制性立法：新动态

14. 最近对俄罗斯联邦法律框架的修订是利用法律机制关闭公民空间、镇压对乌克兰战争的异议、控制关于俄罗斯军事和国家安全活动的叙事，从而破坏基本人权和自由这个大趋势的一部分。

A. “外国代理人”法对基本自由的影响

15. 俄罗斯当局广泛使用“外国代理人”³这一标签来破坏基本权利，包括表达和结社自由、政治和公共参与自由以及文化生活自由。“外国代理人”这一称谓最初于 2012 年引入法律时用在非政府组织身上，如今已扩大到媒体、个人和非正式社会团体。几乎任何从事公民活动或对俄罗斯政策发表意见的人都可能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这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活动，并导致大规模取缔民间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组织。

16. 司法部大大加快了认定“外国代理人”的速度，截至 2024 年 8 月 16 日，共有 846 名个人和组织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从 2012 年到 2022 年 3 月的 10 年间，共认定了 336 名“外国代理人”；在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认定了 510 名个人和组织。⁴

17. 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组织和个人如果不办理法律规定的繁琐官僚手续，如登记、标明身份、报告和审计，将受到行政和刑事处罚，而这些手续注定无法完成。此外，在两次被法院处以罚款后，第三次违规可引发刑事起诉。

18. 2023 年下半年，司法部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负责监督、罚款和起诉违法者。截至 2024 年 6 月，因不遵守该法而立案的刑事案件达到 25 起。⁵

² 见人权理事会第 54/23 号决议。

³ 2022 年 7 月 14 日第 255-FZ 号联邦法律更新并整合了之前的“外国代理人”法律，例如 2012 年 7 月 20 日第 121-FZ 号联邦法律，并加重了《行政法》和《刑法》中的处罚。另见 A/HRC/54/54。

⁴ “外国代理人”名册见 https://minjust.gov.ru/uploaded/files/reestr-inostrannyih-agentov-16082024_7K7UpvE.pdf(俄文)。

⁵ 见 <https://tass.ru/proisshestiya/21046399>(俄文)。

1. 表达自由

19. 政府系统地使用“外国代理人”这一称谓来控制舆论和压制异见，并对记者和媒体大肆执法。该法的繁琐要求导致大多数独立媒体组织关闭或迁往海外。

20. 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媒体组织必须在其所有材料上标明免责声明，说明材料“由外国代理人制作”。由于警惕这一标签及其法律影响，人们在引用或发布“外国代理人”的内容时会迟疑。

21. 近 200 家媒体机构和 100 多名记者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2023 年有 87 人被新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其中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

2. 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

22. “外国代理人”称谓还被用来限制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遏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2024 年 5 月出台的新限制措施⁶ 禁止“外国代理人”当选联邦和地方各级立法或行政机构的成员或参与任何选举进程。当选官员如随后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可被免职，从而可以对政府认为行为不宜的官员进行报复。“外国代理人”被禁止为公共当局工作、申请国家资助或进行选举监督，Golos 协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被拘留的 Golos 协会共同主席 Grigory Melkonyants 因与一个“不良组织”——欧洲选举监督组织网络——合作而面临最高六年的监禁。

3. 结社自由

23. 法律对“外国代理人”施加了广泛的财务限制，限制他们获取国内和国际资源。因此，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组织获得的财政支持在 2023 年有所减少。自 2024 年 3 月起，俄罗斯法律禁止“外国代理人”在媒体上做广告或宣传，⁷ 并对屡犯者处以罚金和提出刑事起诉，目的是防止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组织获得广告收入，并进一步阻止其曝光。⁸

24. 对“外国代理人”施加的要求模糊而宽泛，使司法部门在声称违法和实施过度处罚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至少有 147 个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的法人实体被解散。

4. 文化表达

25. 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标签的不乏反对战争的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获奖剧作家 Ivan Viripaev、电影制片人 Ilya Khrzhanovsky 以及俄罗斯联邦当今世上最杰出的小说家 Ludmila Ulitskaya 和 Boris Akunin，他们的作品被停止出售和发行。包括他们在内的许多人被迫流亡，面临额外的风险，如被驱回的威胁，就像摇滚乐队 Bi-2 那样，⁹ 而那些留在国内的人则面临严格的审查和潜在的法律后果。

⁶ 2024 年 5 月 15 日第 99-FZ 号联邦法律。

⁷ 2024 年 3 月 11 日第 42-FZ 号联邦法律。

⁸ 见 <http://duma.gov.ru/news/58889/>(俄文)。

⁹ 见来文 THA 1/2024。本报告中提到的所有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B. 被认定为“不良组织”

26. “不良”这一称谓单独用在外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身上。2024年8月，数量达到186个，一半以上是在过去18个月中新增的，¹⁰其中包括自由之家，该组织在2024年将俄罗斯联邦评为“不自由”国家。

27. 被视为“不良”的组织在俄罗斯联邦开展活动是非法的。任何“参加”、协助或举办“不良组织”的活动者都将面临最高六年的监禁。2024年6月，欧洲人权法院裁定，俄罗斯联邦给一些组织贴上“不良组织”标签，侵犯了集会和表达自由。¹¹

28. 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只有两家媒体组织被列入“不良组织”名单；此后，至少新增了14家。迁往国外的俄罗斯媒体组织也被视为“不良组织”，以压制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影响力。传播“不良”媒体组织制作的内容属于犯罪行为，截至2024年4月，至少有19人因此被处以罚款。

29. 2024年8月通过的新修正案允许将“创始人或参加者为外国政府机构的外国和国际组织”认定为“不良组织”，并增加了更严厉的刑事处罚。¹²

C. 没收资产以及未注册的国际组织和外国组织

30. 2024年2月的《刑法典》修正案扩大了没收财产和资产的理由，将与“战争审查”法¹³有关的指控包括在内，允许进一步的经济处罚。2024年7月，记者 Alexander Nevzorov 和妻子 Lidya 因批评战争而被认定为“极端主义团体”，资产被没收。

31. 2023年7月和8月新增的修正案¹⁴取缔未在俄联邦正式注册的国际和外国社团，¹⁵并对参加这类社团的俄罗斯公民予以处罚。¹⁶“参加”或举办(尽管定义模糊)此类组织的活动者将被处以罚款或最高三年的监禁。

32. 与此同时，目前正在审议的新修正案将禁止俄罗斯民间社会团体在未成立法人实体的情况下开展活动。¹⁷这将造成一种更严格的控制环境，使那些缺乏资源以建立和维持法人实体的民间社会团体受到额外的官僚主义限制。

¹⁰ 见 <https://minjust.gov.ru/ru/documents/7756/>(俄文)。

¹¹ Andrey Rylkov Foundation 等人诉俄罗斯，第37949/18号和其他84份申请，2024年6月18日的判决。

¹² 见来文 RUS 6/2024。

¹³ 2022年3月4日第31-FZ 号和第32-FZ 号联邦法律，又名“战争审查”法。

¹⁴ 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2023年7月31日第409-FZ 号联邦法律、2023年8月4日第412-FZ 号联邦法律、2023年8月4日第413-FZ 号联邦法律。

¹⁵ 见 <https://minjust.gov.ru/ru/pages/reestr-nekommercheskih-organizacij/>(俄文)。

¹⁶ 《刑法典》第330.3条。

¹⁷ 见 <https://sozd.duma.gov.ru/bill/585970-8>。从俄罗斯联邦境外访问该网站和本报告中提到的其他一些网站需要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

四. 人权状况概述

A. 和平集会自由

33. 2023 年和 2024 年，大规模抗议活动减少，说明执法人员 2022 年暴力镇压和平反战集会而不受惩罚的情况产生了威慑作用。参与对 2022 年抗议者实施酷刑和虐待(包括性暴力)的警察无一被追究责任。¹⁸

34. 俄罗斯联邦各地区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的抗议活动，特别是支持环境权利的抗议活动遭到无情镇压。2023 年 12 月，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发生了一起这样的和平抗议活动，当时数百人聚集在一起，抗议以“极端主义”的无端指控判处活动家 Fayil Alsynov 四年监禁。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驱散，许多抗议者受伤，数百人被捕，至少一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对抗议者提起了 163 起行政案件和 80 起刑事案件。两名接受刑事调查的抗议者后来死亡，显然是执法人员酷刑和胁迫的结果。¹⁹

35. 2024 年 2 月，Alexei Navalny 在狱中去世，²⁰ 俄罗斯联邦各地数以百计的民众追悼他，在纪念报复受害者的公共纪念碑前献花。对此，俄罗斯当局在 39 个城市逮捕了近 600 人，以防止悼念活动成为抗议的集结号。超过 163 人被行政拘留，其中一些人遭到警察的酷刑和虐待，而警察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在俄罗斯当局公开警告禁止对 Navalny 先生进行任何形式的悼念后，在 Navalny 先生葬礼当天，至少又有 119 人被捕。Navalny 先生的遗孀 Yulia Navalnaya 曾公开发誓要继承丈夫的事业，2024 年 7 月，她因参加“极端主义”组织而被缺席逮捕。

B. 意见和表达自由

36. 过去一年里，审查制度不断加强，表达自由和持不同政见者遭到镇压，人权维护者、记者、政治反对派人士、艺术家、宗教人士和其他人士因发表与国家叙事相悖的观点，特别是涉及乌克兰战争的观点而成为打击目标。那些敢于对政府政策表达异议的人面临严重后果，揭示了俄罗斯联邦执法和司法程序令人担忧的政治化趋势。

37. 据非政府组织 OVD-Info 称，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根据“战争审查”法，至少有 331 人因传播有关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蓄意虚假信息”而被起诉，192 人因“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或俄罗斯当局”而被起诉。

¹⁸ 该国没有按照《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要求，将酷刑和虐待作为单独的罪行进行定罪。2024 年 10 月，特别报告员将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俄罗斯联邦酷刑情况的报告。

¹⁹ 见 <https://reports.ovd.info/khronika-politpressinga-itogi-pervykh-semi-mesyacev-2024-goda#7-1>(俄文)。

²⁰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2/russia-un-experts-call-accountability-navalnys-death-and-immediate-release>。

1. 人权维护者和反战批评者

38. 至少有 1,372 名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反战批评者因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而被拘留，并在假审判中被判处长期监禁，待遇往往构成酷刑。

39. 2024 年 8 月 1 日，在俄罗斯联邦和其他七个国家的囚犯交换中，其中 16 人获释。俄罗斯释放的政治犯包括记者 Evan Gershkovich 和 Alsu Kurmasheva，政治人物 Vladimir Kara-Murza、Ilya Yashin 和 Andrey Pivovarov，反腐败基金会成员 Lilia Chanysheva、Vadim Ostanin 和 Ksenia Fadeeva，艺术家 Sasha Skochilenko，17 岁时因“叛国罪”被拘留的 Kevin Lik，以及俄罗斯著名人权维护者和“纪念”组织联合主席 Oleg Orlov。

40. 对那些敢于批评战争的人经常采用任意拘留、重判以及在拘留期间蓄意使用酷刑和虐待等手段，包括经常采用惩罚性的超长期单独监禁。对政治犯的持续监禁，以及拒绝对健康状况危急者(如 Alexei Gorinov、Igor Baryshnikov 和 Evgeny Bestuzhev)给予必要的治疗，都构成了酷刑，并使他们在关押期间面临死亡的危险。

41. 年龄、才干和对社会的宝贵贡献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国家驱动的迫害。²¹ 67 岁的古拉格历史学家、“纪念”组织卡累利阿分部前负责人 Yuri Dmitriev 因揭露斯大林时代的罪行而被捕入狱，并多次遭受长时间的惩罚性单独监禁。68 岁的儿科医生 Nadezhda Buyanova 被一名军人的遗孀指控在为其孩子体检时表示反对对乌克兰的战争，面临 10 年监禁。

42. 目前，至少有 53 名反战活动家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这种处罚可能是无限期的，²² 其中包括 Victoria Petrova、18 岁的 Maxim Lypkan 和萨哈共和国(雅库特)的萨满 Alexander Gabyshev。2024 年前六个月的法院统计数字显示，有 86 项判决出于政治动机而判处强制实施精神病治疗。记者 Maria Ponomarenko 在被关押在惩罚性单独隔离牢房后，又被强行转入精神病院，这构成了酷刑。

2. 记者

43.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工作的记者面临着不断升级的风险，促使许多人逃往国外。西伯利亚的刊物 People of Baikal 是最早报道在乌克兰阵亡的俄罗斯士兵葬礼和隐蔽墓地的出版物之一，其编辑 Elena Trifonova 在 2022 年 9 月警方突袭其办公室后被迫流亡。

44. 那些继续在该国境内进行报道的记者，如果他们的报道不符合“战争审查”法，就有可能遭到刑事起诉。目前至少有 30 名记者因各种捏造的刑事指控而被拘留。²³

45. 惩罚是不相称的，例如记者 Ivan Safronov 被判处 22 年监禁，而且往往是为了杀鸡儆猴：²⁴ 记者 Roman Ivanov 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和

²¹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2/russia-oleg-orlovs-trial-textbook-example-politisation-law-enforcement-and>。

²² 见 <https://meduza.io/feature/2024/07/29/bolnitsa-iz-kotoroy-ne-vyyti>(俄文)。

²³ 见 <https://fom.coe.int/en/pays/detail/11709572>。

²⁴ CCPR/C/RUS/CO/8, 第 26 和 27 段。

《纽约时报》关于屠杀乌克兰布查平民罪行的文章，于 2024 年 3 月被判处 7 年监禁。²⁵

46. 被认为与反对派政治人物(包括 Navalny 先生的反腐败基金会)有关系的记者，包括 Olga Komleva、Antonina Favorskaya、Artyom Kriger 和 Sergey Karelin，都以伪造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罪名被拘留。

47. 国际记者、外国公民和拥有双重国籍者因捏造的罪名被任意拘留，并被用作囚犯交换的筹码。

3. 文化界人士

48. 一些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利用自身的创作呼吁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但是因日益严厉的审查和压力而受到压制。他们被解雇或被迫辞职，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他们的书籍、歌曲或电影被禁止销售和发行，艺术作品被禁止展出，从而被挤出公共空间。

49. 艺术家因被认为从事反战活动，特别是因“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罪行而受到严厉惩罚，其中包括剧作家 Svetlana Petrychuk(六年监禁)、戏剧导演 Evgenia Berkovich(六年监禁)、诗人 Yegor Shtovba(五年半监禁)和 Artyom Kamardin(七年监禁)。Kamardin 先生说，他遭到三名警官的严刑拷打；当局拒绝进行调查。²⁶

50. 2024 年 7 月，因发布反战视频而被指控“煽动恐怖主义”的钢琴家 Pavel Kushnir 在审前拘留期间死亡。据报道，他死于为抗议战争而绝食，这引起了人们对俄罗斯联邦无视其保护囚犯生命义务的严重关切。

51. 流亡艺术家受到缺席审判和判刑，例如暴动小猫乐队成员 Lucy Stein 被判处六年监禁。

4. 宗教人士

52. 至少有五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因以宗教为由反对战争而被判刑，其中包括 86 岁的东正教大主教 Viktor Pivovarov。一些宗教人士辞职或离开了俄罗斯，其中包括莫斯科牧首 Aleksandr Dombrovsky。东正教牧师 Grigory Mikhnov-Voitenko 因在 Navalny 先生去世几天后宣布为他举行追悼会而被捕。63 岁的东正教基督徒 Mikhail Simonov 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我们，俄罗斯，已经变得不信神了。主啊，宽恕我们吧！”，被判处七年监禁。

5. 政治反对派

53. 著名的政治反对派领导人被监禁并遭受酷刑和虐待，包括长期单独监禁和医疗护理不足，甚至被杀害。关于 Navalny 先生在羁押期间死亡的责任的可信指控，国家当局没有做出回应。²⁷

²⁵ 见 <https://cpj.org/2024/03/russian-journalist-roman-ivanov-sentenced-to-7-years-for-fake-news-about-army>。

²⁶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1/russia-un-expert-calls-poets-jailed-free-speech-clampdown-be-freed>。

²⁷ 见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24/02/comment-un-human-rights-office-spokesperson-liz-throssell-death-russian>。

54. 作为进一步的惩罚措施，一些已经在监狱长期服刑的政治人物，如 Gorinov 先生，被追加刑事指控，理由是“为恐怖主义辩护”。2024 年，Gorinov 先生、Navalny 先生和 Kara-Murza 先生被强迫失踪长达一个月，这是政治犯待遇方面的一个新趋势。

55. 2015 年暗杀 Boris Nemtsov 事件的煽动者从未受到法律制裁。²⁸ 2024 年 8 月，因暗杀 Nemtsov 先生而被判处 14 年监禁的五人中有一人在签署了参加乌克兰战争的合同后获释。²⁹

C. 数字监控和网络审查

56. 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Roskomnadzor)在俄罗斯联邦的电信网络中实施了名为“SORM”的数字监控系统，以监控和审查互联网。该系统实现了监控，侵犯了隐私权，为政府压制异议和控制信息，特别是有关对乌克兰战争的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

57. 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有一份中央黑名单，上面列有俄罗斯联邦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依法必须屏蔽的 IP 地址、域名和 URL。目前有 170 多万个网站被屏蔽。³⁰ 该局对非法内容进行互联网自动扫描，检测未经批准的抗议、反战异议和“LGBT³¹ 宣传”。

58. 2024 年 3 月，该局对虚拟专用网络(VPN)服务的广告实施了新的限制，削弱了人们获取未经审查的信息和私下交流的能力。

59. 该局每天生成关于 3,500 个社交媒体账户的监测报告，并创建“机器人农场”，生成模拟真人用户的账户，以监测和控制讨论，尤其是批评政府的言论。

60. 在进一步的审查工作中，外交部于 2024 年 6 月禁止了 81 家欧洲媒体机构，导致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用户无法访问来自 25 个欧洲国家的媒体组织的网站和广播。³²

D. 公正审判权和法治

61. 特别报告员 2023 年报告中提出的与颠覆法治和缺乏公正审判保障有关的所有问题仍然相关。俄罗斯当局加大了对法律界和律师的攻击，特别是对在政治迫害或国家安全案件中代表当事人的律师。³³

²⁸ 欧洲人权法院，Nemtsova 诉俄罗斯，第 43146/15 号申请，2023 年 7 月 11 日的判决。

²⁹ 见 <https://meduza.io/news/2024/08/09/byvshiy-politseyskiy-temirlan-eskerhanov-osuzhdeny-po-de-lu-ob-ubiystve-borisa-nemtsova-osvobodilsya-iz-kolonii-i-uehal-na-voynu>(俄文)。

³⁰ 见 <https://rsf.org/en/russia-s-blocks-rsf-site-ahead-world-press-freedom-index-release-mirror-site-still-accessible>。

³¹ 在本报告全文中，缩写“LGBT”应理解为包括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性别多样的人，这与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问题独立专家报告中的用法一致(例如，见 A/HRC/56/49)。

³² 见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1959391。

³³ A/HRC/54/54, 第 87-93 段。

62. 2024 年 4 月，对俄罗斯律师行业法(advokatura)的修正破坏了律师协会的自治和法律职业的独立性，违反了公正审判标准。³⁴

63. 律师因向受迫害群体和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法律服务而遭到起诉、取消律师资格和恐吓。2022 年，包括 Alexei Ladin 在内的至少三名律师³⁵ 因在俄罗斯联邦法庭上为克里米亚鞑靼人辩护而被取消律师资格。

64. Navalny 先生的五名律师面临“极端主义”指控。其中三人——Vadim Kobzev、Alexei Liptser 和 Igor Sergunin——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一直被拘留候审，两人——Alexandr Fedulov 和 Olga Mikhailova——仍然流亡在外，并被缺席指控和逮捕。³⁶ Kara-Murza 先生的辩护律师 Vadim Prokhorov 于 2023 年 4 月逃离该国，并于 2024 年 3 月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五. 以国家安全为名侵犯人权

65. 俄罗斯有关危害宪法秩序和国家安全罪的刑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压制言论自由和侵犯基本人权。2023 年就这些问题进行的刑事审判创历史新高³⁷，2023 年的定罪数量增至 862 起，而 2022 年为 668 起。

A. 极端主义

66. “极端主义”的定义不精确，过于模糊和宽泛，可任意解释和适用，³⁸ 从而允许以过度惩罚来打击反战活动家、政治反对派和其他被认为是批评者的人。2024 年 4 月在赤塔，两名青少年 Alexander Snezhkov 和 Lyubov Lizunova 因其反战涂鸦而被冠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名，分别判处六年和三年半监禁。

67. 联邦金融监督局(Rosfinmonitoring)有一份被列为“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个人和组织名单，用于冻结他们的资产和资金，控制他们的金融活动。截至 2024 年 8 月，名单上共有 611 个组织和 15,339 人，其中包括 52 名儿童，最小的只有 14 岁。³⁹

68. 2023 年 11 月，在一次闭门听审后，最高法院将“国际 LGBT 社会运动”作为“极端主义运动”予以取缔，并将彩虹旗作为“极端主义”标志予以取缔。⁴⁰ 一名妇女因佩戴显示彩虹的青蛙形耳环而被处以五天行政拘留。至少有三个 LGBT 团体因害怕被起诉而解散。⁴¹

³⁴ 见 RUS 1/2024 号来文。

³⁵ 见 RUS 2/2024 号来文。

³⁶ 见 <https://www.rferl.org/a/russia-navalny-lawyers-warrants/32821279.html>。

³⁷ 见 <https://dept.one/story/rekord-gosizmena>(俄文)。

³⁸ 见 [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12\)016-e](https://www.veni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012)016-e)。

³⁹ <https://www.fedsfm.ru/documents/terrorists-catalog-portal-act>。

⁴⁰ 见 RUS 28/2023 号来文。

⁴¹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4/02/15/russia-first-convictions-under-lgbt-extremist-ruling>。

69. 最高法院 2024 年的一项决定将“反俄罗斯分裂主义运动”作为“极端主义运动”予以取缔，尽管俄罗斯联邦境内并不存在此类组织或运动。随后，55 个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组织被列入“极端主义”名单。

70. “极端主义”罪名被用来打击宗教少数群体，尤其是耶和华见证人。2023 年，至少 38 名耶和华见证人因“极端主义”罪名被判处长达七年的监禁，另有 68 人被判处其他各种刑罚。⁴²

B. 恐怖主义

71. 过去十年中，因恐怖主义相关指控而被定罪的数量增加了 50 倍，没有无罪开释的案件。⁴³ 被认为是恐怖主义的罪行范围扩大，刑罚加重。

72. 在“反恐行动”中使用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十分普遍，尤其是在一逮捕后，⁴⁴ 2023 年报告了至少 22 起这类案件。被指控于 2024 年 3 月对莫斯科 Crocus 市政厅发动恐怖袭击的塔吉克男子被捕后，其中两名嫌疑人在镜头前遭受酷刑，包括割掉一只耳朵和电击生殖器。⁴⁵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了这两人和其他嫌疑人的照片，均有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明显痕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73. 被指控为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的人继续遭到恐怖主义指控，近年来有数百人被捕，⁴⁶ 并被判处长达 24 年的长期监禁。⁴⁷ 2023 年 5 月，律师、人权维护者 Bakhrom Khamroyev 因在网上评论对被指控为伊斯兰解放党成员的移民的审判而被判处 14 年监禁。

74. 仅仅讨论与乌克兰战争有关的某些问题就可能导致以“为恐怖主义辩护”的罪名被起诉。2024 年 2 月，社会学家 Boris Kagarlitskiy 因讨论克里米亚大桥袭击事件的影响而被判处五年监禁。⁴⁸

⁴² 见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24/country-chapters/russia>。

⁴³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eur46/7705/2024/en>。

⁴⁴ 见 <https://dept.one/story/kak-pytayut-v-rossii>(俄文)。

⁴⁵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3/un-experts-condemn-terrorist-attack-russian-concert-hall>。

⁴⁶ 见 <https://memopzk.org/list-persecuted/spisok-presleduemyh-chlenov-hizb-ut-tahrir>(俄文)。

⁴⁷ 见 <https://memohrc.org/ru/special-projects/ufimskoe-delo-dvadcati-shesti-o-chlenstve-v-zapreshchennoy-hizb-ut-tahrir>(俄文)。

⁴⁸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4/02/russia-anti-terrorism-legislation-misused-to-punish-activist-boris-kagarlitsky>。

C. 叛国

75. 2023 年 4 月，叛国罪的最高刑罚提高到终身监禁。⁴⁹ 2023 年，叛国罪立案数至少是 2022 年的四倍，被判叛国罪的人数至少有 39 人，是 2022 年的两倍多。⁵⁰ 由于审判是非公开进行的，公众无法获得相关信息。

76. 原本就模糊、过于宽泛的叛国罪定义在 2022 年又扩大了范围，将普通人置于危险之中。2024 年 8 月，Kseniya Khavana 因向乌克兰慈善机构捐款 51 美元而被以叛国罪判处 12 年监禁。

D. 间谍活动和与外国实体的“保密合作”

77. 2023 年，9 人被判间谍罪，估计有 31 起新案件立案。⁵¹ 2022 年，间谍罪的定义扩大到包括收集、保存和向“敌人”传递可在军事行动中用于对付俄罗斯武装部队或其他国家机构的情报，或向“敌对代理人”传递情报——这是一个未明确的概念，因此留有解释空间。⁵²

78. 2022 年通过了惩处与国际或外国组织或外国进行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保密合作”的刑事条款。可依据这一宽泛、模糊的条款，起诉任何参与涉及俄罗斯联邦的国际宣传的人，处以最高八年监禁的严厉处罚。⁵³ 据官方统计，2023 年，至少有两因此类指控被判刑，一人被关进精神病院，⁵⁴ 至少有 21 起刑事案件立案。

E. 其他罪行

79. 2022 年，《刑法典》引入了新条款，包括对公开呼吁开展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呼吁制裁俄罗斯联邦、其国民或法人实体以及协助执行俄罗斯联邦未加入的国际组织的决定，加以惩处。⁵⁵ 根据这些条款，一些人⁵⁶ 因反对战争或动员而被定罪，其中包括喀山博主 Parvina Abuzarova，她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文章而被判处三年监禁。⁵⁷

80. 有关“协助”的条款可被解释为包括与欧洲人权法院等机构的任何通信，因而危及申请人、律师和人权维护者。

⁴⁹ 2023 年 4 月 28 日第 157-FZ 号联邦法。

⁵⁰ 见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3/12/21/russias-2023-treason-cases-hit-record-high-ngo-a83510>。

⁵¹ 见 <https://www.sibreal.org/a/kak-v-2023-godu-fsb-ustanovila-rekord-po-delam-o-gosizmene-i-shpionazhe/32753617.html>(俄文)。

⁵² 见 <https://www.hrw.org/report/2024/08/07/russias-legislative-minefield/tripwires-civil-society-2020>。

⁵³ 同上。

⁵⁴ 见 <http://www.cdep.ru/index.php?id=79&item=8690>。

⁵⁵ 《刑法典》第 280.4、284.2 和 284.3 条。

⁵⁶ 见 <https://memopzk.org/news/my-schitaem-politzaklyuchyonnoj-tatyanu-moskalenko>(俄文)。

⁵⁷ 见 <https://memopzk.org/news/my-schitaem-politzaklyuchyonnoj-parvinu-abuzarovu>(俄文)。

六. 人权与总统选举

81. 2018 年至 2024 年,《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联邦法》共修订了 11 次,每次修订都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选举权,减少了公众监督和独立审查的机会。

82. 2020 年的一次宪法修正允许现任国家元首连任三届和四届,因此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得以在 2024 年连任,开启第五个、甚至第六个总统任期。

83. 中央选举委员会禁止仅有的两名以反战为竞选纲领的候选人——Boris Nadezhdin 和 Yekaterina Duntsova——参加 2024 年 3 月的总统选举,前者是因为支持其参选所需的 10 万个签名存在质量问题,后者因为提交的报名文件中有拼写错误而被取消资格。事实上,直到 2024 年 5 月选举结束后,上述取消资格的理由才写入法律修正案,从而合法化。选举结束后,Duntsova 女士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除其他外,不得参加今后的任何选举。

七. 出于良心拒服兵役和动员

84. 所有 18 至 30 岁的俄罗斯男子都必须服兵役 12 个月。⁵⁸ 后备役人员可在动员时被征召,目前动员是指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服役。⁵⁹

85. 《俄罗斯宪法》保障每个公民选择替代役的权利。⁶⁰ 然而,法律并没有为被动员的男性提供同等的权利。⁶¹ 2023 年 11 月,最高法院确认了在动员期间服替代役的权利,⁶² 但当局尚未制定相关程序,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继续被强行送上战场。拒服兵役者遭到酷刑和刑事起诉。正规合同部队人员不得要求服替代役。

86. 2023 年和 2024 年,动员的重点是招募特定群体,包括社会经济弱势群体、囚犯、土著人民、新入籍的俄罗斯公民、具有军事相关专业的男子,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临时居住的移民。为了强迫男子签署参战合同,使用了身体暴力和暗箱操作手段。逃避动员的个人可能被起诉。

87. 在移民处理办公室开设了征兵办公室;在卡卢加地区,官员违反俄罗斯法律,将签署军事合同作为申请入籍的先决条件。⁶³ 移民,特别是来自中亚的移民,成为警察突袭的目标,被迫签署参战合同。

88.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负责人声称,截至 2024 年 6 月,已有 3 万多名获得公民身份但未登记服兵役的外国人“落网”。大约 1 万人已被送往战区。⁶⁴

⁵⁸ 某些情况下,可免除或推迟服役。

⁵⁹ 见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4/05/21/how-russias-covert-mobilization-finds-manpower-for-the-war-in-ukraine-a85168>。

⁶⁰ 《俄罗斯宪法》第 59(3)条。

⁶¹ 2002 年 7 月 25 日第 113-FZ 号《联邦替代性民事役务法》。

⁶² 见 <https://www.rferl.org/a/russia-right-alternative-military-service/32698045.html>。

⁶³ 见 <https://holod.media/2023/10/13/povestki-na-rynkah>(俄文)。

⁶⁴ 见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968257>(俄文)。

89. 2024 年 3 月的一项联邦法律对招募囚犯的做法做出了规定。根据该法，只要签署军事合同，嫌疑人可免除正在进行的刑事起诉，囚犯的现有定罪可改为有条件定罪。据非政府组织“狱中俄罗斯”估计，2022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间，约有 170,000 名囚犯被送上战场，其中包括约 1,000 名女性。⁶⁵

90. 正规合同部队人员不得辞职。法律新增了对逃兵、擅离职守和违抗上级指令的更严厉惩罚。还新增了“自愿投降”罪。有报道称，俄军指挥官对违抗指令的军人实施酷刑和虐待，⁶⁶ 包括将士兵关在被称为“zindan”的地坑里，不给食物和水。

八. 人权易受侵犯的群体

A. 妇女和女童

91. 由于缺乏针对家庭暴力的立法保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十分普遍。网上民意调查显示，伴侣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发生率可能高达 38.2%，⁶⁷ 超过了 30% 的全球和欧洲平均水平。

92. 许多囚犯到乌克兰作战以换取赦免，其中包括一些被判犯有性别暴力罪(如杀害妇女)的囚犯。回国后，一些人再次犯下性别暴力罪行：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共记录了 19 起这类案件。这些案件中包括对儿童的性侵犯，其中两例导致儿童死亡。

93. 参加战争被法官视为一种减轻处罚的情节，从而阻碍了妇女寻求对暴力行为的补救。参战可能导致减轻处罚，如缩短刑期或仅对犯罪者处以罚款。

B. LGBT 人士

94. 2023 年，俄罗斯宣布“国际 LGBT 运动”为“极端主义运动”，⁶⁸ 因此在俄罗斯联邦从事任何 LGBT 相关活动都是非法的。

95. 2024 年 3 月，第一批刑事案件立案：一家同性恋酒吧的老板、管理员和艺术总监被指控“组织和参与极端主义组织的活动”；LGBT 组织 Irida 的主席也受到指控。

96. 在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2 月进行的一项线上调查中，来自俄罗斯联邦各地的 LGBT 人士表示，他们在各种环境下遭受过殴打和辱骂。许多 LGBT 人士逃离了俄罗斯联邦。

97. 车臣执法人员绑架 LGBT 人士，威胁他们除非签署加入对乌战争的合同，否则将判处长期监禁或死刑，目前已知六起这样的案件。在北高加索地区，特别是

⁶⁵ 见 <https://novayagazeta.eu/articles/2024/02/19/vazhnye-istorii-minoborony-rf-verbuets-zakliuchennykh-zhenshchin-na-voinu-v-ukraine-news>(俄文)。

⁶⁶ 见 <https://t.me/astrapress/25335>(俄文)。

⁶⁷ 见 <https://www.forbes.ru/forbes-woman/486866-ab-uz-slepki-kontrol-bolee-20-mln-rossian-stalkivalis-s-partnerskim-nasiliem>(俄文)。

⁶⁸ 见 RUS 28/2023 号来文。

在车臣，此类行为是对 LGBT 人士进行系统性迫害的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警察和军队对 LGBT 人士实施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包括强奸和性暴力，却不受任何惩罚。如果他们获释，其家人往往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其实施“名誉杀害”，而不会面临任何法律后果。

98. 2023 年，北高加索地区至少有 243 名 LGBT 人士与人权组织“北高加索 SOS”联系，请求保护他们免受迫害，这一数字是 2022 年的两倍。

C. 土著人民、少数民族和移民

99. 自对乌克兰开战以来，俄罗斯联邦强调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导致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的一系列权利，从语言和土地权到表达自由和安全，日益削弱。

100. 缺乏全面的反歧视法导致了暴力仇恨犯罪、谋杀、酷刑和虐待，尤其是针对中亚移民工人和非斯拉夫少数民族。⁶⁹ 针对他们的暴力仇恨犯罪自 2024 年 3 月莫斯科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有所增加。土著和少数民族权利组织被打上了“极端主义”、“外国代理人”或“不良组织”的标签，⁷⁰ 被迫关闭，⁷¹ 活动分子被监禁。

101. 土著人民(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定义，人口少于 5 万)、人口较少的土著人民(人口少于 1 万，免于征兵)和少数民族被动员与乌克兰作战的比例过高，有些是通过武力动员。因此，一些人口较少的土著民族可能因战争伤亡而面临灭绝。

102. 俄罗斯政府没有披露对乌克兰战争中军队或伤亡情况的民族构成。然而，独立分析表明，在死亡人数方面存在巨大的种族差异，少数民族士兵在乌克兰丧生的可能性大约是俄罗斯族士兵的四倍，⁷² 是莫斯科人的 100 倍。数据表明，相对于人口而言，俄罗斯北部土著民族遭受的战争损失最大。

103. 土著人民是最贫困的人口群体之一，其社会和经济以及预期寿命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⁷³ 然而在 2022 年，俄罗斯当局削减了法律规定的对土著人民的补贴，⁷⁴ 并对土著人民登记享受补贴和其他福利强加了繁琐和任意的条件。⁷⁵

⁶⁹ 见 <https://minorityrights.org/country/russian-federation> 和 <https://minorityrights.org/app/uploads/2023/12/mrg-protecting-rights-minorities-indigenous-peoples-russian-federation-english.pdf>。

⁷⁰ 见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3/09/01/russia-bans-minority-advocacy-group-free-buryatia-a82339>。

⁷¹ 见 <https://thebarentsobserver.com/en/civil-society-and-media/2019/11/russia-makes-ready-arctic-council-chairmanship-removing-critical>。

⁷² 见 <https://www.demographic-research.org/articles/volume/48/31>。

⁷³ 见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sites/default/files/Russia_UPR_2023_Final_2.pdf 和 <https://rm.coe.int/4th-advisory-committee-opinion-on-the-russian-federation-english-langu/1680908982>。

⁷⁴ 见 <https://newizv.ru/news/2022-11-01/v-chume-bez-oleney-i-federalnyh-deneg-gosbyudzheth-urezal-rashody-na-malye-narody-366967>(俄文)。

⁷⁵ 见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sites/default/files/Russia_UPR_2023_Final_2.pdf。

104. 目前正在审议限制外国人在俄罗斯联邦居留的法律修正案，修正案将扩大对外国人权利实施法外限制的理由。⁷⁶

105. 新《国籍法》于 2023 年 10 月生效，除其他外，大幅扩大了取消(入籍公民)俄罗斯国籍的理由，包括因反战活动或未指明的国家安全理由而被定罪。具体罪名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自行决定。

D. 对乌克兰人的拘留

106. 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导致了一系列广泛的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法的行为。被俄罗斯联邦任意拘留的乌克兰平民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俄罗斯当局不提供其人数、命运或下落的信息，许多人遭受强迫失踪。大多数人被隔离监禁，在囚犯交换中获释人员的证词显示，许多人遭到广泛和系统的酷刑和虐待，包括强奸和其他性暴力。⁷⁷

107. 2024 年 6 月，普京总统称，有 6,465 名乌克兰士兵被俄罗斯俘虏，而乌克兰俘虏了 1,348 名俄罗斯士兵。⁷⁸ 俄罗斯联邦没有按照《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要求，给予被拘留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战俘地位。这剥夺了乌克兰士兵受《日内瓦公约》和国际人道法保护的权利。据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称，截至 2024 年 7 月 17 日，供有 3,405 名乌克兰士兵在战俘交换中被送回。

108. 截至 2024 年 8 月 2 日，已知至少有 1,672 名乌克兰平民被俄罗斯当局任意拘留。⁷⁹ 他们被关押在至少 186 个不同地点，其中 89 个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6 个在白俄罗斯，91 个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这些地点包括流放地、审前拘留中心和临时搭建的帐篷营地。此外，还有 14,000 名乌克兰平民失踪。

109. 被拘留者包括舆论领袖、博主、记者、活动家、教师、地方行政官员、人道主义援助志愿者、医务工作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目前尚无将这些平民送回乌克兰的既定机制，但有 157 人通过战俘交换被送回乌克兰。最近一次已知的乌克兰平民被送回国是 2024 年 6 月的战俘交换，其中包括 10 名平民。

110. 平民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军队或安全部门任意拘留后，被暂时关押在条件恶劣的地下室、校舍或军营帐篷中。幸存者的证词描述了对男女，包括 82 岁的老年妇女和十几岁的女孩，系统地使用酷刑，包括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的情况。对他们施以酷刑，逼他们揭发其他反对俄罗斯军队的平民或作出自证其罪的供述，以此作为强迫合作的手段，或作为对被视作反对俄罗斯军队和支持乌克兰或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信息的惩罚。

111. 这些平民被强行从最初的拘留地点转移到俄罗斯占领区的其他地方，或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在那里继续遭受酷刑和虐待。据从俄罗斯监狱系统获释的乌克兰平民讲述，他们与俄罗斯人分开关押，而且没有受到指控。他们证实俄方便

⁷⁶ 见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953434>(俄文)。

⁷⁷ 截至 2024 年 7 月 1 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记录了 304 起俄罗斯部队在冲突中实施性暴力的案件，受害者包括 112 名男子、191 名妇女、14 名女童和 1 名男童。

⁷⁸ 见 <https://tass.ru/politika/21005829>(俄文)。

⁷⁹ 经家属、民间社会组织、律师和返回的平民确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核实 900 名被拘留者的下落。

用了电击、模拟处决、水刑、射击手部和脚部、剥夺食物和充足的饮用水以及其他极端酷刑手段，导致在押人员死亡。从俄罗斯联邦境内拘留所获释的平民和战俘还报告说，他们在拘留期间经历和目睹了性暴力和强奸，包括用瓶子或水管对男女实施性暴力和强奸。

112. 他们还证实，俄罗斯当局不让他们在被拘留期间获得适当和及时的医疗服务，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被拘留期间因遭受酷刑和虐待而严重受伤。他们报告说，牢房过度拥挤，卫生条件差，有人企图自杀。

113. 一些被拘留的乌克兰人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或“间谍和极端主义”罪行，面临 20 年至终身监禁。他们的案件由军事法院，主要是位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南部军区法院审理，目前有 14 名乌克兰平民因“恐怖主义”罪名被关押在该法院。据他们的辩护律师称，他们在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被拘留，自那时起就遭受酷刑和虐待，并被剥夺了及时获得适当医疗的机会，生命受到威胁。

114. 2024 年，俄罗斯当局对被俘乌克兰人提起了至少 93 起刑事诉讼。⁸⁰ 截至 2024 年 8 月 2 日，总共对至少 655 名乌克兰人(女 35 人，男 620 人)提起刑事诉讼，包括 475 名战斗人员和 180 名平民，其中 31 人在战俘交换中获释。

115. 2024 年 6 月，乌克兰亚速营的 22 名成员受到审判，他们被指控从事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恐怖主义活动，并企图推翻宪法秩序。他们作为平民受审，因为俄罗斯联邦不承认他们的战俘身份。他们自 2022 年 3 月或 4 月以来一直被拘留。乌克兰艾达尔营的两名厨师 Viktoriya Tkachenko 和 Nataliya Prydatchenko 于 2023 年 12 月在俄罗斯联邦被判处五年监禁。

116. 俄罗斯占领区五个流放地的 2,000 多名乌克兰平民囚犯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各地的监狱，与其他囚犯分开隔离关押，并遭受酷刑和虐待。

117. 没有针对这些囚犯的刑满遣返机制。据记录，约有 250 例囚犯在俄罗斯联邦获释后因涉嫌违反移民法再次被关进移民拘留中心的案例。一些人随后被俄罗斯警察带到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邦的边境释放。民间社会组织记录了 120 例获释囚犯返回乌克兰的案例。

118. 根据乌克兰政府的记录，截至 2024 年 7 月底，有 19,546 名儿童被强行转移到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或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或白俄罗斯；其中 388 名儿童已回到乌克兰。⁸¹ 俄罗斯当局没有透露所有被强制转移或驱逐的乌克兰儿童的下落、命运和健康状况。⁸² 一些儿童办理了俄罗斯领养手续。从回国儿童的访谈中得知，一些儿童在俄罗斯的机构中遭受了性暴力，一些儿童经历或目睹了工作人员对儿童实施身体暴力和威胁。

⁸⁰ 见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a/e/573346_1.pdf，第 41 段。

⁸¹ 参见 <https://childrenofwar.gov.ua>(乌克兰文)。

⁸² 见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7/7/542751_1.pdf。

九. 北高加索地区的人权

A. 车臣

119. 车臣有侵犯和践踏人权的历史，包括车臣警察和安全部队在联邦政府的默许或明确支持下实施的备受瞩目的政治暗杀、谋杀记者、强迫失踪、法外处决以及广泛的酷刑和虐待。

120. 这种普遍存在的暴力和有罪不罚现象至今仍在继续。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反酷刑小组估计，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只有 13% 的酷刑指控导致立即进行刑事调查，对 65% 的指控根本没有启动调查。在导致刑事立案的酷刑指控中，调查人员平均拒绝提出指控两次，才最终决定立案。

121. 车臣是一个国中国，在拉姆赞·卡德罗夫总统的严密控制下运作。裙带关系盛行，卡德罗夫总统的亲属，包括他 14 个子女中的一些人，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122. 卡德罗夫总统 15 岁的儿子 Adam “出名”是因为他父亲 2023 年 9 月发布⁸³ 的一则视频，视频中，Adam 毒打一名戴着手铐的被拘留者 Nikita Zhuravel，其父对这一行为发表了支持性评论。Zhuravel 提出了申诉，但格罗兹尼警方以 Adam 未成年为由拒绝立案。⁸⁴ 据报道，Adam 随后被授予车臣共和国最高荣誉——车臣英雄奖章。2023 年 11 月，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统安全部部长。⁸⁵

123. 车臣当局对包括宗教、文化和私人生活在内的日常生活实行控制，强制推行保守的伊斯兰教。在非法的秘密监狱中，被执法人员盯上的人遭受酷刑、勒索、侮辱和法外处决。这些罪行不可能得到调查，因为调查机构和法院，包括负责监督的联邦机构被系统地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

124. 人们害怕报复而很少报告，导致有关绑架的数据很少。2024 年 5 月，一辆车牌和徽章与卡德罗夫总统有关的汽车被人纵火，导致约 90 人被绑架。据“纪念”组织称，被绑架者中约有 50 人是纵火嫌疑人 Sayf-Islam Elmurzaev 的家人。车臣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集体惩罚的方式，批评者或被认为的犯罪者的亲属面临绑架、拘留和酷刑，或被强制动员到战区。⁸⁶

B. 印古什

125. 2024 年 6 月，皮亚季戈尔斯克最高法院维持了对 2019 年参与印古什和平抗议、反对与车臣签署边境协议的七名被告的长期监禁判决。“纪念”组织认定

⁸³ 拉姆赞·卡德罗夫的 Telegram 账号，2023 年 9 月 25 日，见 https://t.me/RKadyrov_95/3924(俄文)。

⁸⁴ 见 <https://www.kavkaz-uzel.eu/articles/393122>(俄文)。

⁸⁵ 见 <https://meduza.io/news/2023/11/05/15-letnego-syny-ramzana-kadyrova-naznachili-na-otvetstvennyuyu-dolzhnost-v-sluzhbu-bezopasnosti-glavy-chechni>(俄文)。

⁸⁶ 见 <https://www.kavkazr.com/a/urok-vsem-nesoglasnym-rodstvennikov-kritikov-kadyrova-nasiljno-otpravlyayut-na-voynu-v-ukrainu-32541042.html>(俄文)。

他们是政治犯。此案显示了地方当局和联邦司法系统是如何联手遏制反对派并维持严格控制的。

C. 达吉斯坦

126. 达吉斯坦人口以穆斯林为主，但也有一定的宗教多样性，存在族裔间紧张关系。2024 年 6 月，杰尔宾特和马哈奇卡拉发生了针对两座犹太会堂、两座东正教教堂和一个警察哨所的恐怖袭击，造成 22 人死亡，46 人受伤。

127. 2023 年 10 月，加沙轰炸开始后，大批暴力人群冲进马哈奇卡拉机场，高喊反犹太口号，威胁来自特拉维夫的航班上的犹太乘客。2024 年，5 人因参与这一活动而受到刑事指控。

D. 妇女和女童

128. 在北高加索地区，妇女的权利被系统性地剥夺，并遭受“名誉杀害”——因涉嫌“不当行为”而被家人以“恢复家庭名誉”为由杀害，且不受惩罚。2017 年，在 39 起记录在案的这类案件中，只有 14 起进入审判程序。由于缺乏对此类犯罪的报告、调查和起诉，因此没有更近期的统计数据。⁸⁷

129. 马雷姆危机中心发现，寻求帮助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尤其是因家庭暴力或强迫婚姻而寻求帮助的妇女。这些逃离者会在家人的胁迫下回家，这一过程中往往还有执法人员的推波助澜。⁸⁸

130. 残割女性生殖器没有被宣布为非法，仍在继续对少女实施，主要是在达吉斯坦的家庭或私人诊所，估计每年有 1,240 名受害者。⁸⁹ 2022 年 1 月，俄罗斯联邦审理了首例残割女性生殖器刑事案件，涉及印古什的一名 9 岁女童。实施手术的医生被指控“对健康造成轻微伤害”，因此受到的处罚极轻。⁹⁰

十. 因与联合国合作而遭到报复

131. 报复是打击民间社会的另一种恶劣方式。许多俄罗斯民间社会成员在与特别报告员接触时都要求匿名，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政府的恐吓和报复。

132. 俄罗斯马里埃尔共和国的人权组织——人与法律——不顾俄罗斯联邦的反对，于 2022 年 12 月获得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⁹¹ 作为报复，人与法律组织于 2023 年 8 月被法院以违反“外国代理人”法为由强行解散。

⁸⁷ 见 <https://www.srji.org/about/annual/Pravovaya-initsiativa-Otchet-UBITYE-SPLETNYAMI-2020>(俄文)。

⁸⁸ 见 <https://www.kavkazr.com/a/semjyam-pomogayut-siloviki-pochemu-beglyanok-s-severnogo-kavka-za-vozvrashchayut-k-abjuzeram/32813274.html>(俄文)。

⁸⁹ 见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124092434/https://www.srji.org/about/annual/strategii-protivodeystviya-FGM-proizvodstvo_kalechashchikh_operatsiy_sji(俄文)。

⁹⁰ 见 <https://news.un.org/ru/story/2022/02/1417812>(俄文)。

⁹¹ 见 RUS 3/2024 号来文。

133. 2024 年 5 月，政府要求剥夺北方土著人民支助中心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理由是该中心在俄罗斯联邦没有得到法律承认。俄罗斯当局在 2015 年认定该组织为“外国代理人”后，于 2019 年关闭了该组织。

134. 2024 年，俄罗斯土著人民国际委员会被认定为“极端分子”，这可能是对该委员会与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及其他人权机制合作的报复。⁹²

135. 人权活动家 Alexei Sokolov 是一个揭露对囚犯的酷刑和虐待行为的组织的负责人。2024 年 7 月，他因在网上显示 Facebook 图标而被捕，在俄罗斯联邦，该图标被视为“极端主义标志”。执法人员没收了关于 Sokolov 与联合国条约机构合作的机密文件，这引起了人们对其工作，包括国际人权工作遭到报复的担忧。⁹³

十一. 结论和建议

136. 正如特别报告员之前报告的，俄罗斯联邦的人权状况在过去二十年持续恶化。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现在已成为一场持久战——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不仅在乌克兰造成数千人死亡，摧毁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而且加剧了俄罗斯联邦本身内部的压迫，凸显了对外侵略与对内镇压之间的明显联系。

137. 公民行动或政治反对派不再有任何安全的空间。Alexei Navalny 在狱中死亡，其他政治犯受到酷刑般的虐待，这些都表明了对政府批评者和反战人士的残酷迫害。

138. 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仅一周后就通过了禁止所谓的战争“假新闻”和“诋毁军队”的一揽子法律，加上那些关于“外国代理人”、“不良组织”和“极端分子”的法律，导致数千名俄罗斯人被指控犯有行政和刑事罪行，并被任意拘留。刑期越来越长，而且与罪行不成比例。

139. 这些法律和其他法律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不仅扼杀了俄罗斯联邦的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而且扼杀了参与公共生活和参加选举的公民权利。

140. 法律定义模糊、对其宽泛、不可预测和经常滥用的解释，以及采用不公开审判的方式，使俄罗斯当局得以滥用和利用反极端主义、反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立法来压制批评者、禁止反战言论并囚禁合法的政治反对派。

141. 2024 年 8 月 1 日，一些囚犯获释，这固然值得欢迎，但也凸显了俄罗斯当局以捏造的罪名对外国人或双重国籍者进行任意拘留，以达到交换囚犯的目的。对于那些在交换中获释的人，人们仍然担心他们是否完全恢复了自由，包括消除其犯罪记录。

142. 政府控制线上信息，使用数字监控工具，通过监控和审查互联网以及起诉来压制不同政见，严重危害了隐私权。

⁹² 见 <https://icipr.international/archives/1037>。

⁹³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4/07/russia-must-free-human-rights-defender-alexei-sokolov-arrested-posting>。

143. 在俄罗斯当局的蓄意操纵下，有罪不罚根深蒂固，问责缺失，这进一步压制了任何异议或不同意见或表达。执法人员事实上可以随意处置“不良组织”，导致了酷刑和任意拘留的制度化。

144. 这些措施对妇女、LGBT 人士、少数民族和少数族裔、土著人民和移民等弱势群体尤为有害，他们一直是这些措施的目标和受害者。

145. 北高加索地区进一步陷入了无法无天的状态。剥夺妇女权利、性别暴力(包括家庭暴力和残割女性生殖器)、酷刑和虐待、强迫失踪、绑架和“名誉杀害”、对家人实施集体惩罚以及残暴压制 LGBT 人士的权利等现象普遍存在。

146. 俄罗斯联邦各地持续、广泛和系统压制人权的现象在过去两年半变本加厉，这突出表明迫切需要与俄罗斯当局接触，使其认识到自己有义务维护和保护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并保障自由和开放的公共领域。

147. 联合国所有机制都迫切需要继续监测、分析和解决俄罗斯联邦的人权问题。

148. 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为本报告提供信息的人，他们往往冒着巨大的危险，面临更高的恐吓和报复风险。她呼吁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紧急措施，确保为他们提供保护。

149. 俄罗斯政府没有尝试落实特别报告员在 2023 年 9 月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⁹⁴ 这些建议仍然有效。下文提供了有关法律改革和措施的进一步指导，以应对那些损害在俄罗斯联邦行使人权的挑战。

150. 特别报告员建议俄罗斯当局：

(a) 根据人权理事会决议，承认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并与之进行建设性合作，不加选择地与人权机制接触，以解决已查明的系统和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应允许特别报告员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国，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并允许其进入俄罗斯联邦境内所有的剥夺自由场所；

(b) 进行根本性改革，包括宪法、立法和行政改革，建立符合国际法的有效问责制度，以确保三权分立、政治多元化以及治理和决策中的民主参与；

(c) 确保有针对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虐待、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法律保障并确保其有效实施；

(d) 确认在乌克兰被占领土被任意拘留或从被占领土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遭受强迫失踪和/或被隔离监禁的所有平民的下落，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确保他们，特别是儿童，安全返回，并将俄罗斯当局所有对乌克兰被拘留者遭受酷刑和虐待负有责任的人员绳之以法。确保被驱逐到俄罗斯联邦的乌克兰平民囚犯在服刑期满后安全返回乌克兰；

(e) 确保按照国际标准对所有酷刑和羁押期间死亡的指控展开迅速和公正的调查，立即停止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特别是确保在任何法律诉讼程序中都不得将通过酷刑或虐待取得的供词作为证据，并起诉那些对酷刑或其他虐待行

⁹⁴ [A/HRC/54/54](#)。

为负有责任的人，包括公职人员和执法人员，如被定罪，则处以与罪行严重程度相称的刑罚；

(f) 释放所有因和平行使权利而被拘留的政治反对派活动人士，特别是 Alexei Gorinov、Daniel Kholodny 和 Igor Baryshnikov，消除他们的犯罪记录，按照国际标准对 Alexei Navalny 的死亡以及关于其拘留条件和被剥夺医疗机会的指控展开独立、公正和透明的调查，确保起诉任何非法行为并将犯罪人绳之以法；

(g) 停止司法骚扰和出于政治目的将法院系统作为压制民间社会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立即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记者、媒体工作者、律师、文化界人士和反战活动家，包括那些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的人，并消除他们的犯罪记录，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Evgenia Berkovich、Svetlana Petrychuk、Artyom Kamardin、Yegor Shtovba、Yury Dmitriev、Alexei Liptser、Vadim Kobzev、Igor Sergunin、Grigory Melkonyants、Mikhail Afanasiev、Ivan Safronov、Maria Ponomarenko 和至少其他 27 名记者。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人权倡导者能够在不担心报复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h) 进行改革，以确保司法独立，包括在刑事和行政诉讼中切实落实公正审判权，特别是确保从拘留之时起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可以接触自己选择的律师；

(i) 紧急废除《2002 年 5 月 31 日关于辩护和法律职业的第 63-FZ 号联邦法 2024 年修正案》，并切实确保律师不会因开展工作而受到威胁或遭受恐吓、骚扰、任意逮捕、剥夺自由或生命或其他处罚；

(j) 紧急废除关于“外国代理人”和“不良组织”的限制性立法，停止将行使意见和言论自由者，特别是独立媒体组织、政治团体、LGBT 权利倡导者、女权主义者、环境和土著活动家以及其他民间社会活动家和组织认定为“外国代理人”，确保女性人权维护者受到特别保护，记者和媒体组织可以在不必担心报复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k) 废除国家当局为监控和审查互联网而采取的立法、行政政策和做法，包括任意封锁网站、限制使用 VPN 和社交媒体平台，以及限制访问电信网络，这些做法限制了表达和意见自由，干涉了获取信息的权利；

(l) 紧急审查和修订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法律框架，使其符合国际标准，消除模糊的定义，消除任意执法的风险，特别是针对对乌克兰战争表示批评和异议的个人，并停止闭门审判；

(m) 撤销对《非营利组织法》的修订，确保组建和参加社团的权利，并修订《公共集会法》，取消所有阻止人们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进行抗议的限制性条款；

(n) 按照关于当局在抗议期间过度使用武力的国际标准，开展独立、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并确保就执法人员在抗议期间以及对那些因行使和平集会权而被任意拘留者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追究执法人员的负责；

(o) 废除《行政法》第 19.34 条(与外国代理人活动有关的违法行为)、第 20.3.3 条(旨在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情况的公开行动)、第 20.3.4 条(呼吁制裁俄罗斯联邦)和《刑法》第 207.3 条(故意提供包含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情况数据

的虚假信息)、第 280.3 条(诋毁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使用情况或俄罗斯公共当局行使权力的情况)、第 330.1 条(违反外国代理人条例)、第 284.1 条(将与不良组织有关的活动定为犯罪)和第 284.2 条(呼吁制裁), 修订第 275.1 条(叛国罪)、第 282.1 条(组织和参与极端主义团体)和第 205.2 条(公开号召开展恐怖主义活动或公开为恐怖主义辩护和宣传), 以便与国际人权标准保持一致, 确保合法活动和/或和平异议不被定罪;

(p) 确保充分尊重宪法规定的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权利, 包括在动员的情况下——对被征召的人和已经在服役的人同等适用, 并规定严格的民事替代役。立即停止对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的骚扰和刑事起诉, 停止对拒绝动员或拒绝参战者的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

(q) 终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包括通过并有效执行将家庭暴力定为犯罪的法律和政策。特别是在北高加索地区, 终止强迫婚姻、残割女性生殖器官以及对妇女和女童的“名誉杀害”;

(r) 撤销最高法院 2023 年将“国际 LGBT 运动”定性为“极端主义”的决定, 并撤销因此宣布的所有行政和刑事判决。停止以“极端主义”或“宣传极端主义组织标志”的罪名迫害和逮捕 LGBT 人士, 对所有侵犯 LGBT 人士权利的行为展开彻底的独立调查, 确保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s) 充分保护所有族裔少数群体成员的权利, 确保尊重俄罗斯联邦土著人民的权利, 特别是他们对土地、自然资源和文化习俗的权利, 并消除对他们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

(t) 防止和打击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 包括针对移民的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 确保追究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实施者或支持者的责任。确保定期对政府官员和司法人员进行提高认识的培训、教育和宣传;

(u) 确保独立、公正地调查和起诉所有涉及恐怖主义的案件, 特别是最近在莫斯科和达吉斯坦发生的袭击, 严格遵守绝对禁止酷刑和虐待的规定, 不采信由此取得的证据, 并确保所有暴行的受害者得到充分、有效的补救;

(v) 通过有效打击日益严重的反犹太主义、宗教不容忍和仇外心理以及俄罗斯联邦, 特别是北高加索地区的系统性腐败和普遍的有罪不罚现象, 防止仇恨引发的暴力行为, 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

(w) 确保在北高加索地区尊重基本人权, 严格遵守国际人权标准, 包括停止任意拘留、绑架、强迫失踪、对政府批评者的法外处决、酷刑和虐待, 包括对 LGBT 人士的强奸和性暴力, 以及对 LGBT 人士、妇女和女童的“名誉杀害”, 公正、及时地调查所有关于此类侵权行为的指控, 并将犯罪者——无论是平民还是公职人员——绳之以法;

(x) 停止对寻求与联合国, 包括其人权机制和任务合作的个人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的恐吓和报复, 并制定保障措施, 防止今后发生报复行为。

151. 特别报告员还建议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会员国:

(a) 在与俄罗斯政府的所有接触中, 继续监测人权问题和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情况, 并将其作为优先事项;

(b) 充分利用外交渠道与俄罗斯当局交涉，敦促其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并推动采取基于人权的办法解决已确认的问题；

(c) 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对俄罗斯独立媒体组织、人权维护者、律师、文化界人士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以提高他们面对风险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共同找到应对人权挑战的解决方案；

(d) 与民间社会协商并根据民间社会自身确定的需求，采取具体措施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维护者，包括继续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工作和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维护者及其家人；为继续在国内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行动自由提供便利，使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出入俄罗斯联邦国境；为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人权维护者在国外继续从事人权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例如为其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和运作提供便利，允许他们获得资金，确保他们能够开立银行账户，以及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行动自由，包括为仍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家人探访提供便利。对于寻求庇护者，在不影响结果的情况下，提供紧急进入庇护程序的机会，避免受迫害的俄罗斯人权维护者被关押在移民拘留所，长达三年等不到庇护面谈的情况；

(e) 考虑向逃离俄罗斯联邦的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提供保护和庇护，并尽职尽责地防止违反不驱回原则，将他们驱逐或引渡回俄罗斯联邦，因为这些人有理由担心受到迫害，并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一旦回国就会受到起诉，并且面临监禁和/或拘留期间的酷刑和虐待。
